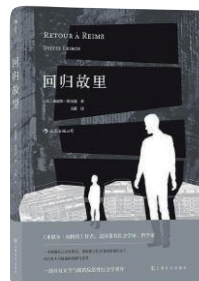


在“我”这样的机器面前,人将何为

1982年,32岁的伦敦“宅男”查理爱上了楼上邻居米兰达。由于不知如何表达感情,科技发烧友查理用继承的遗产买了一款最先进的仿生机器人“亚当”,希望这个机器人能成为他与米兰达之间的联结象征。把“亚当”领回家后,查理和米兰达共同对它进行各种个性化设置。但随着时间流逝,“亚当”逐渐拥有自我意识,一组奇怪的三角关系渐渐形成,事情开始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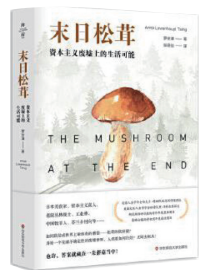
这个有些荒诞的故事,来自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我这样的机器》。《我这样的机器》出版于2019年,是麦克尤恩进入七十岁之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三角恋或许算不上新颖的科幻题材,但麦克尤恩想讲的可不仅是人与机器人的感情纠纷。

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生命?机器人能够明白人类的心吗?对于那些人类无法掌控的技术,这部小说将带给读者深入的思考。



《回归故里》
作者:迪迪埃·埃里蓬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回归故里》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部反思性社会学著作。父亲去世后,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决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那群他已经告别三十年的人。他重返过去,回顾家族的历史,回忆童年时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回溯了他如何从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



《末日松茸》
作者:罗安清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何讲述珍稀松茸供应链的故事?乌托邦想象看起来困在一个单程未来里,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类要如何自处?又何去何从?在一朵缠绕着人类经济活动、种族历史、自然生态及末世生存策略的独特蘑菇当中,或许藏有答案。



《叙事的胜利》
作者:罗伯特·弗尔福德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弗尔福德将半个世纪以来作为记者和批评家的经验浓缩成了一部论述人类生活与故事之间相互塑造过程的著作。在那些来自交谈中的,尤其是我们讲述自己和我们认识的人或真或假的故事中,弗尔福德强调不受拘束也不被认可的叙事形式的价值,把自己日常应用于文学的认知工具带入业余的故事讲述中。



《我这样的机器》
伊恩·麦克尤恩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类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作家借机器嘲弄了人性弱点:即使赋予自由,也无法行使自由。因为人终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说关切主体意识、客体化等哲学问题,“使用者”和用户指南确立了主客二分的结构。更有趣的是,作家用一套人文科学的概念范畴“类比”了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可以在机器人亚当身上,找到所有的比拟物。这种相似性同构思维,造成了一种精巧,亦是怪诞讽刺。如五大性格特质变成了机器人的设置参数,默认出厂设置,就类似于悲剧中的“命运观”。如此,使用者彻底颠覆了决定论,随意更改性格参数,象征逆天改命的力量。这类似于基因编辑的技术,总会引发技术伦理的空前危机。

然而,即使我们拥有这种自由,也会手足无措。因为,大多数人的显著特征就是平庸,假装中立。极端总是偶尔、暂时的状态,“除了一些冲动疯狂的决定之外,我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情绪中立的,独处时尤其如此”,“我该复制另一个我吗?如果每一项都选择中间的,那我设计出来的,可能就是平庸的原型”。作家借机器嘲弄了人性弱点:即使赋予自由,也无法行使自由。因为人终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说中时间漂浮浮动,时空是任意回望与展望的,作家就像拖动播放器进度条一样,挪来挪去。那些以未来审视过去的轻巧态度,让人类科技成了明日黄花。我们发现了作品的“倍速”——那种日常感受的“常速”被悬置了。“新的东西令人应接不暇。我们鲜亮的新玩具还没带回家,就已经开始生锈,而生活仍和以前一样继续。”原来数字通信、语音识别、人机交互等新鲜玩意儿,全成了日常琐事,兴味索然。麦克尤恩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只有取代超越人类,造成威胁与不安,技术才会永远保鲜。那种可控、可理解的技术会一直被淘汰。

“用户手册只能给人一种虚幻的权力感和掌控感,就像父母自以为能够掌控孩子性格一样。”但超出理解和控制又一定潜藏危险和悲剧,这是代价。“人造的人,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然后和我们一样”,这正是拟真、带来的断裂、视差与幻觉。作家敏锐地看到这种视觉与理性、知识与感受间的分裂。它或许是未来世代(人工智能)对传统认识的最大挑战。机器亚当“这些生命搏动的信号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皮肤的温度,皮肤下面肌肉的硬度和弹性——理性告诉我,这是塑料或类似的材料,但我的触觉感受到的却是肌肉”。

人机交互的一场实验

当我们提到“上帝视角”时,其实只划分了限知和全知两种叙事。机器则陡然打乱了原有的两分世界

提到麦克尤恩,不可忽略他在英

用版本更新思维看待人类

小说诱引出一个怀疑:“后人类时代”是否必然是“超人类主义”?我们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恋而不自知?

麦克尤恩用一种版本更新思维看待人类,升级和替换成了其新作《我这样的机器》的开篇预设。

整部作品脑洞清奇,谓之“人类plus制造计划”尤为贴切。“我们要给自己设计一个更完善、更现代的版本,享受发明的喜悦感和掌控的激动感。”它有一个潜在语境,即西方上帝造人、选人的思维传统。自我创造,自我设计,意味科学僭越取代,成为新的造物力量。新的“创世神话”将是人类之爱,不再是神之眷顾。这无疑与“上帝已死”有内在相通。小说诱引出一个怀疑:“后人类时代”是否必然是“超人类主义”?我们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恋而不自知?我们的目标就是摆脱凡人属性,挑战造物之神,甚至用一个完美无瑕的自我取而代之。”这是浓烈的焦虑,既然科学能取代上帝,那么机器取代作家,也就稀松平常了。

机器人超越了“人种学”这一观念。所谓民族,在机器的框架里,是无区别的虚无。但作家竟在机器人身上,“戏仿”照搬了种族和等级,其反讽显而易见。“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在科学上受人诟病,所以有二十五个机器人被设计成了多个种族的样子。先有传闻,后来变成了正式投诉,说那个阿拉伯人模型和犹太人没什么区别。”20世纪关于种族优劣论的“后遗症”延续到了人工

智能时代。此外,性别意识在机器人身上的功能配置,也导致消费需求的极大差异。在当下,女性总比男性更为稀缺抢手。因为,女性功能远远涵有、超越了男性功能。工作赚钱,家务生育,男性能干的,女性可以胜任;男性干不了的,女性照样能干。小说的超现实也建立在现实的“夯土”上。

“第一个星期内,所有的夏娃都卖完了”“随机编程以及实际经验,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不同喜好”……亚当机器人为何会没有夏娃畅销?这里反射的正是人类危机与未来愿景。那就是人工智能在高级阶段,要实现解决爱情情感的拟真体验。机器人如果可以取代异性,将人从婚配的不自由中解放出来,那么人类的生存意义,都将彻底翻牌重洗。人的痛苦,大多在于并没什么替代项或优选项,只能深陷生存和欲望的两端,左右不是。

麦克尤恩让我想起福柯所言的“生命权力”,它不决定人如何死,而控制人如何活。“遮住B347k护罩上部,可使主板输出获取快乐情绪图标,减弱情绪波动半暗带。”“他具备性的能力,拥有能发挥作用的黏膜,每天消耗半升水就能维护黏膜功能……这款非常高端的人造人类,可能会体现出它那些编写代码的年轻创造者们的口味。”作家探讨的是介质转化,能量的异型输出。如电能如何转化成激情、情绪和生理反应;编程和代码如何复制情感、意志与精神系统的高级反射弧。它到底是外部能量对人的植入侵略,还是人类面临空心化、躯壳化的“切香肠式”替换?